

陈郝问瓷

■秦利虎

位于鲁南腹地的中陈郝村北依群山,蟠龙河逶迤穿村而过,地下煤炭资源丰富。其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还是烧瓷技术。

中陈郝村方圆约五平方公里,田野里、河沟边散落着很多古瓷片,可以说整个村子就建在瓷片废墟之上。村民耕田翻土、开河挖渠、刨坑挖窖,发掘出许多完整的瓷器,有生活用品、祭祀用具,还有各种古代玩具,无不造型生动逼真。

《峄县志·物产略》载:此地“为土之属,赤殖黑坟不一状。而钓台山土尤有名。至齐村、许池诸岭所产青垚、白垚,质坚性粘,作什器尤良”。

一片地域,一方水土,成就了瓷窑、瓷器,造就了一方人文历史。

南北朝时期,中陈郝就开始了瓷器烧制

从田野返回中陈郝村瓷器博物馆,亲眼见证一些不同年代的完整瓷器:白釉黑花坛,通体饰釉,晶莹剔透,饰有黑色花叶和褐色花叶,自罐沿而下周身挂满雨滴状流釉;三彩虎头枕,造型如卧虎,通体饰黄、褐、绿釉,虎头微扬,十分逼真;骑马俑,肩披云头帔,身罩窄袍,足蹬长靴,执缰骑在马上,姿态活灵活现……一千三百年前的南北朝,中陈郝就开始了瓷器烧制,历经隋

唐、五代直至宋元明清,烧制瓷器的瓷窑遍布村子四周。无形的时间以这些有形的瓷器,让历史成为可见之物。

一九八七年,山东大学牵头对中陈郝古瓷窑遗址联合发掘,确定村北为青瓷烧制区,发掘隋代窑炉两座,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,由火道、窑门、火膛、出灰道、中心桩、窑床、烟囱等组成,并掘出唐代灰坑、料池,出土碗、盆、盘、杯、罐、壶、盂、灯、埕、砚、胡人

头像等。青瓷区的瓷器以实用为主,造型古朴凝重,釉色青中闪绿,坚实美观。而村南为白瓷烧制区,发掘出金代的窑炉和料池。金代的料池、窑炉与北宋的料池、窑炉构造基本相同,不同的是在窑底部发现了半米厚的煤渣,这说明金代时期中陈郝人已采用煤炭作烧制瓷器的燃料了,可见当地在金代采煤业已相当发达。

有关中陈郝村烧瓷的民间传说

走访期间,我听到了有关中陈郝村烧瓷的一个传说。古时,中陈郝一带连降七七四十九天大雨,一片汪洋,庄稼颗粒无收,而在北部山坡上,庄稼却因雨生长旺盛,不承想,接踵大旱,坡上庄稼全部干旱而死。村民们正商量外出逃荒,这时走来一位穿着破旧道袍的道姑,边走边说:“卖

富贵,卖富贵,谁要买富贵?”村民见道姑胡言乱语,叱道:“老天爷先淹后旱,庄稼颗粒不见,人都快饿死了,哪来的富贵?”道姑说:“你们跟我来。”村民们来到村后山坡上,道姑用拂尘指着地面,说:“就在这里,你们挖吧!”村民们拿来锄头铁锹,在道姑指点的地方挖出了黑乎乎、绿油油、紫

汪汪、黄澄澄、红彤彤的“五彩土”。道姑指着“五彩土”,念念有词:“宝贝宝贝,勤劳富贵,做碗做盆,四海通行,五彩泥土,家业万代。”道姑指点村民把“五彩土”碾压细了,加上黏土,制坯做成碗盆缸罐,架火烧制,自用外销,祖祖辈辈,过上了好日子。

曾经为经济重镇,商贾云集

中陈郝村瓷业生产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瓷土,而它的兴盛却与四通八达的水运密切相关。村庄上游流淌着许由河,下游潺湲着蟠龙河,对外连接着京杭大运河。大量瓷器从这条黄金水道北上京城、南下江淮,行销四面八方。而瓷业的发展,又促进了道路建设,尧徐官道、邹滕峰官道均穿中陈郝而过。修路过河必先修桥,村庄周边遗留着当时建造的十余座古桥,造型各异。其中最大的一座石拱桥叫“清漳桥”,村民称“罗锅

桥”。桥头石碑记载,这座桥始建于唐代,是一座青石结构的纵联式单孔高背石拱桥,远看似虹影,近观如龟壳,桥身牢固,承载力强,虽历经千年,仍承担着上通重车、下泄洪水的功能。

至明代,实行了民窑官办,瓷窑的规模不断扩大,质量也得到了提升。从此南北各地的商贾、朝野大小官差胥吏、雅集猎异的文人墨客开始不断云集中陈郝。彼时的中陈郝车水马龙、行人如织,带来了市井繁荣和百业俱兴。

可以想象那时中陈郝河道里帆船林立的盛时景象。拂晓,岸灯渔火齐明,小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上班的瓷业工人,停泊在河中的货船、渔船、游船上的人们,纷纷上岸就餐。吃饱喝足后便开始忙碌地工作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中陈郝瓷业的兴盛,带动了当地运输、餐饮和旅游业的大发展,繁荣了地方经济,也使得中陈郝成为峄县的经济重镇。

“江北第一瓷”没入了历史烟云之中,但作为曾经的辉煌,中陈郝的瓷业为鲁南这片土地留下了古老的历史文化底蕴,面对瓷器业兴盛留下的遗迹,我们感受到文化绵延至今的力量,更为“丝绸之路”上能有中陈郝瓷器的贡献而骄傲。

陈郝问瓷,问的是土地之魂,民族产业之魂,以及文化精神传承之魂。永不泯灭的陈郝瓷魂,让鲁南人的智慧和奋进,接续着历史的脚步,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。



“江北瓷都”塑像



清漳桥



中陈郝村瓷器博物馆藏品